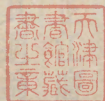


高隄山房詩文合集



適二齋文集



同治八年開鐫
洪洞董麟題檢



魯川先生所著微尚齋詩初集四卷余辛酉秋旣編次授梓矣先生旣歿之五年余差次晉陽遇先生族兄芷江廣文爲余稱述先生之志行相與歎歎歎息已又出其適適齋文集二冊俾余論定時案牘紛迫弗獲從事棗梨因郵寄都門交家伯子校定付梓竝先生皖中所刻微尚齋續集亦重梓之統名曰西隄山房集蓋緣先生齋額之舊也悲夫先生之所欲論著者蓋尙有待而今所遺止於此豈不惜哉其文凡四十篇潔淨精微皆可存者昔柏槻老人論文言曰言有物言有序行文之道盡之矣先生之文殆無媿乎烏虜先生不死矣同治九年七月洪洞董文煥

適適齋文集序

適齋文集目錄

卷一

書馬永齋戴德圖記後

劉南圃六十壽序

送余小頗先生出守雅州序

遊翠微山記

亡友伯蒼哀辭

松閱閣詩鈔敘

書王少鶴戶部復礎課誦圖後

書端甫遺稿序後

適齋文集目錄

吳氏老僕雷沁源傳

贈楊生序

書致經堂記後

程友石墓誌銘

送朱伯韓序

董靜軒封翁五十壽序

孔夫人墓誌銘

祭張子佩文

書潘四農先生詩冊後

敦夙好齋續集序

郭靜山墓誌銘

卷二

書吳佳安人事

琴泉亭記

無喧亭記

授經臺記

慈仁寺展禊詩彙敘

程玉才先生家傳

林封翁壽序

張母吳太恭人壽序

適齋文集目錄

蘊聲詩略序

余小頗先生詩序

吳桐雲詩序

吳桐雲文序

王謙齋詩序

劫餘小錄序

書錢子方墓表後

竹樓藏書圖記

重修廬州府城隍廟記

敦良吉齋詩序

山水奇藻跋

答倪豹臣書

附張太恭人行略

適適齋文集目錄

三

附張太恭人行略

答倪豹臣書

山水奇藻跋

適適齋文集卷一

西隄山房集

代州 馮志沂

魯翹會館

書馬永齋戴德圖記後

睿皇帝之十八年，奸民弄兵於滑倉，卒變起遠近，震恐故城。鄭家口當水陸衝，商民洵相率避匿。馬君永齋官其地，聞變集眾，喻以大義，咸願聽命。乃捕誅爲賊內應者，出資置器械，籍丁壯親教之。躬率子弟執弓矢爲士，民倡越數日，流亡者稍歸。邑賴以安，更旬餘而大府召募鄉勇之檄始至。事平以賊未至，敘功不及，而故城人爲君繪是圖且爲之記。余與其孫友得是圖，觀之并識君像，須眉偉然。奇男子也。夫官無大小，誠謀國事如身家事，無不可爲者。君以巡檢官一方守土之責，視州縣爲輕，獨能激厲忠義爲一邑屏障。今海疆用兵已三年，士爭欲乘時効能，自致通顯而魁奇，听異如君者，惜不當是時而生也。君之遺德，故城人至今戴之不衰。諸孫皆賢有文能其業，君固可以無嫌。然余益歎惜之，不能忘固，不獨爲君慨也。

劉南圃六十壽序

庚子春劉甥榦亭來謁被服儒素進退恂恂然與語甚練習世事榦亭年少席豐厚而意識與尋常富家子弟殊異蓋其尊人南圃先生所修於身而教於家有過人者先生幼穎異甫就傅輒有才語爲塾師嗟異未冠補弟子員遂貢成均援例得翰林院待詔後以恩例晉通判封贈二代遂歸養親不復仕性慷慨好施予有貸其千金出行賈者折閱且盡不與較嘗拾遺金坐待其人還之問姓名終不告其居鄉行事多此類遠近以長者稱今年春榦亭以先生命援例爲知縣臨行過余且以先生壽六十求序於余余惟序有贈言之義而先生碩德懿行無俟於余言故將有以爲榦亭告榦亭所得官知縣也知縣易爲邪不易爲邪今世之士方窮居無升斗祿使爲知縣則無不欣然樂就之彼其意中所迫待於知縣者不可知何事及旣爲之而才窘於事力詘於勢並其意中之所期亦往往不獲償則人以州縣爲必不可爲夫至於知州縣必不可爲之時則雖欲去之而無及矣然州縣固非不可爲者也惟其始不知其難爲也而輕爲之故一旦陷於其難而不可復易今先生所居官清散閒適未若州縣之難爲也而未久卽決然舍去况如知縣者而不知其難哉知其難而決

然使榦亭就之則夫朝廷所以設是官之意與百姓所以
望是官之心必爲榦亭告之矣古名臣起家爲縣令者不
可枚數榦亭勉之吾知其無難也昔歐陽詹去其親側宦
游京師韓公無譏焉人子一生出處難易非自擇而爲之
凡以樂親之志而已榦亭誠知所任之難則足以利民於
一方他日官愈進所利愈多先生顧而樂之壽益未有涯
矣故於榦亭之行書以貽之使歸質焉以爲先生壽

適齋文集卷一

送余小頗先生出守雅州序

志沂幼失學自應試文外無所措意通籍後始爲詩又好隨俗爲瀆靡之音戊戌春於友人所見小頗先生文求介以見因呈所爲詩先生塗乙過半心初不能平徐取古人詩讀之乃始慙然媿汗悉取舊作焚棄之自是有作非經先生可否不敢以示人先生所居去余居僅十步時沂初官京師吾母不令多結客顧雅重先生每先生至吟嘯聲作輒輟刀尺以聽入必問曰書舍客余君耶其吟聲吾耳熟之矣先生嘗爲吾母壽序亦舉此蓋是時兩人無日不相見恆自朝至暮不去飯至卽飯其飲饌未嘗豫戒家人其坐次酬對一惟意所適未嘗爲主客禮他客至多矚然怪之而吾兩人者但知相見之爲樂不知人世間有是非毀譽與聚散離合之足感也後數年先生移居益近而官事及人事益繁沂亦稍以職事見拘兩人恆旬日不相見然每讀書有疑及得剗解必以聞兩家童僕日或三四返今先生膺簡命出守雅州去京師數千里同人皆喜雖沂亦幸先生祿養之逮其親而稍行其志也願自以業不加修而去其所資以處者意恂然不能無悵悵古人云何以處我今乃知是言之有當於人心也

意質而神氣斂靜此已成體之文視鄙作爲高矣

王拯注

游翠微山記

甲辰九月與勵泉子山雲笏集公解余及子山勵泉歎居
京師久未嘗至西山雲笏欣然願爲導期翌日過其家偕
行夜大風展轉不能寐遲明風息日禺中子山來同過雲
笏飯待勵泉日昃乃至出城西北行十餘里日漸暮野色
四合氣淒愴恐人雲笏指山下浮圖曰靈光寺也趣輿夫
急趨之至一村路岐出不可識僕坐車上呼行人問之謾
指曰西遂西南行如五六里路愈坦而顧所謂浮圖者反
在後復遇一人下問之則去黃村不遠矣急折而北望浮
圖行幸星光下可辨南北初更至山麓憩寶安寺俗所謂
何家庵也相顧憊甚欲卽寺中宿而雲笏已先遣人以酒
食臥具至龍王堂蓋山之絕頂曰寶珠洞去山下六里有
奇龍王堂居山半去所憩猶三里許前所見浮圖曰靈光
寺者與寶安南北相直皆在山之東麓自此以上僅可步
乃秉燭相扶掖行亂石間夜半至龍王堂坐小亭泉聲淙
淙出其下山風颯然竹樹摩戛作響相和寒甚乃就臥未
久星光映窗作曙色雲笏遽呼諸人起天明同上寶珠洞
僧出迎樸野有方外意因山爲榭俯瞰無際洞後崖甚峻
望不見蹊雲笏勵泉捫蘿攀葛以上余與子山不能從坐
寺門待之北望昆明湖如半環樓臺如粟浮水上頃之子

山復與二君游秘魔崖余獨步歸龍王堂復坐亭下松桂
幽翳日不下漏意於避暑尤宜也亭之前爲方池有泉出
西廊階下爲瀑入小池復引以竹入池立石承之朱魚數
百頭見人不驚亭後有閣曰臥游可望遠日午三君至遂
偕歸至山下望寶珠洞寺墻若甚近而龍王堂反不可見
是行也往反一日有半途七十餘里車中顛簸幾一日入
山之夜晦無所見所得游趣蓋少寶珠洞後山及秘魔崖
余又以足茶不得往蓋所得視三君尤少然獨得徘徊臥
游閣下者半日如讀異書熟玩不厭則余與茲山靜對時
尤多也夫游之樂常得於勞而余顧好逸而自足焉恐終
不免爲山靈所笑也

亡友伯蒼哀辭

君姓章佳氏諱慶霖字伯蒼滿洲正白旗人有異慧讀書一覽能記好爲高論自喜書必鍾張二王文必馬班詩必三百篇漢魏下逮唐之李杜而止它不屑觀也然實有深造孤詣非僅得其形似而已性剛好面凌折人遇志趣合者卽折節與友惟恐失其懽才氣警敏遇事輟轡迎機立解官刑部二年中以候補主事至員外郎提調律例館會有疾長官惜君才懸其闕半年不以補人有爲蜚語誅君者謂君必速罷去不且疏劾君君病亦日劇數月遂卒年三十六嗟夫名位盛則傾軋至從古以然無足怪者獨君之受知長官比歲驟遷皆其才所自致非有所害妨於人而必交扼之使一蹶不復起及其旣沒忌君者宜釋然以爲無復與爭而讒謗之口至今而未息已可悲矣君引疾後已泊然無復仕進之志天又遽摧折之不假以數年使益治其書翰詞章以自見於後世則尤予之所深痛而大惑不可解也歲戊戌己亥間君嘗爲予述某君之言曰若馮某能不飲酒不爲詩吾當力言於長官余謝不能君意若不樂久之乃與余交益親嘗偕一友過余案上簿領與經史相雜友笑以爲不免俗君曰子大謬居是官而汲汲求去之者乃俗爾循分治文書何謂俗也每廣坐中有議

余者必立解或忿與爭以故忌君者往往遷怒余君之弟
子厚告余曰吾兄官刑部時於同官無所言自識子後則
惟言子不去口而已嗚呼余之得此於君誠不知其所以
然然余之悲其何日能忘也爰爲辭以誅君曰

嗟余之疏頑兮自君之亾而愈以自堅彼惡我者烏能擠
以卻兮如君之愛我而猶不能挽之使前余自觀亦不見
其可好兮君乃傲睨一世而余賢感此意其難默兮非以
文之可傳惟陳詞之無愧兮靈其鑒於九原

醕質無一客氣語 拯注

松閣閣詩鈔敘

吾友伯蒼旣沒其弟子厚手一編示余曰此吾兄病中所手錄也受而讀之爲詩百六十篇而憂時感事之作居十之九壬寅秋撫夷事定君爲詩紀事洋洋數百言其神理音奏駸駸乎入杜之室矣自論者翺爲無病呻吟之說而詩人之居下僚而蒿目時事者例目爲狂怪不祥嗟乎一命之吏苟惓惓於國家民生之休戚不得以出位議也況其爲助舊之裔邪然士大夫方以循默爲明哲凡君所爲隱憂者皆心知之而不肯言而君獨大聲疾呼以從其後則君之一進輒蹶不得行其志且天其年以死而不爲世所嗟惜反更見快亦其宜也余初識君時海內無事君願私憂竊歎若不可以終日未幾而夷事起迄於事定而君獨抱其隱憂以終今海疆偃兵已三四年距君之沒亦年餘矣中外宴然無鈴柝之警蓋 聖君哲相所以弭患於未萌者非尋常意計之所能知則君言宜其不驗然遂謂君爲狂則不可也聞君錄是編時疾已殆鼻血涔涔下左手持盤承之右手執筆不少輟小楷精好如平時嗚呼其可悲也已君姓章佳氏名慶霖文毅公孫於文成公爲五世孫松閣閣者君所以自名其齋也

中數行精悍後幅敘事沈痛

拯注

書王少鶴戶部夔礎課誦圖後

乙巳冬十月王君少鶴將就婚河南且將迎其寡姊於廣東以歸柳州瀕行出夔礎課誦圖示余少鶴自爲記甚悲蓋述姊氏之教而作也少鶴年甫三十少於余一歲而所業遠過余余性疏惰每見其一文得數日砥厲少鶴之將行也友人程生告予曰王君歸殆不出矣余謂不然以少鶴材氣天下事宜無不可爲或屏棄世事壹意於作者之林亦必能立不朽之言以顯其親於後世然予觀古之立言者苟非功成名遂之後則必蓄利器久不得施與世磨厲至於旣衰乃始退處於寂寞之濱以自適其意少鶴之齒與時俱未也夫少鶴賴姊氏教以有今日居京師數年未嘗一日忘誠不能無歸以慰其志余與少鶴雖不欲一日離而無以尼其行也願使少鶴以方壯之年伏處山澤爲文人以終則豈其姊所以教弟之意哉則少鶴之歸而行且奉姊以復來京師也請卽以斯圖卜之

僕此行言老甚欲止之而知不可顛頓荒忽頗爲平生罪悔言老久歸道山而不才已將老而不可爲讀君此

文惟有媿歎

拯注

書張端甫遺稿序後

士閒居時有朋友游從聚處之樂其治學也又得砥行能文章之儒以爲依歸此其樂宜舉天下快意之境無以易之卽稍有不快者亦宜無足槩吾意乃如是而憂有終日不能釋者則其憂必非尋常貧賤困阨之外鑠於吾身而師友之助亦窮於力之所不能及此吾友張君端甫所以恆於憂而竟以憂卒者也君於梅先生親受業爲弟子歲庚子於友人家見君科舉文驚歎以爲非今世人及從梅先生游因得識君君頎皙而瘠與人語若不出於口而作爲詩文深鬱有奇氣君齒稍長於余余自謂才不及君同

適齋文集卷一

十一

人亦皆見謂不及也時君寓邸舍去余居甚近暇輒相從談飲無虛日未幾君從某觀察於河南年餘以事至京師余過之詢近作文君曰論語入則孝二言終身不能行之復何心治文字越日述其語於先生先生黯然而言君生平所隱憂未嘗以告人者且曰以端甫而所遇如此吾甚喜其能進於義理以自勝也旣而曰端甫之憂非人情所堪卽強自遏抑庸遂愈乎是年君復之河南今年夏復來京師至卽病數日遂卒君之來以至於卒余未及知後數日先生以君之訃來始得一憑君之棺且以序遺稿者見示君初工爲俳偶藻麗之文後棄去繼乃并如今所存者

亦不復作今所遺者才文數篇詩數十首而已然猶幸其
有是而知君者得自信其言於後世不然是特一士之不
遇而早折者耳烏知君之才實有過人者如是而先生之
言之非阿好哉君沒京師親屬無在側者獨侯君子勤視
藥棺歛卒致其喪於南復與秦君澹如刊其詩文歸手稿
於家以端甫而得此於師友固可以無憾然此固師友之
力所能及者也能爲之計於身後而不能寬其生前之憂
宜先生序之而有餘痛也夫

深悲文境清冽自震川來而又小變

拯注

此以前數文大都皆經言老賞鑒者讀之彌增感歎不

道道齋文集卷一

三

置拯又注

吳氏老僕雷沁源傳

老僕姓雷氏余姊家僕也無兄弟妻子無名字以其本沁源人悉呼之沁源云初余姊夫吳午樓官襄陵典史使老僕秣馬馬輒肥午樓卒其尊人接三翁方官清河老僕遂從眷屬之清河有稅吏司之使老僕監焉偶從稅所歸狀若迷惘時向隅喃喃語一日晨起持錢四千跪主前搏顙泣且言曰奴當死前日某吏以此錢與奴不知其意何也畏主人怒不敢言今數日不能寢食甯昧死告主人言已叩頭泣不止主人笑仍以錢畀之接三翁卒老僕又從余姊之京師老僕性戇口吃每語目睚上下動久之不能成一言親申家嘗狀其言動以爲笑樂使市物得物少則出已錢益買之歸夸主人謂京師人不我欺也余嘗飲姊家天寒夜深聞老僕嗟怨呼之前與少酒肉輒喜躍曰二舅愛我善撫小兒小兒見輒啼呼從之余兩甥之幼也皆老僕抱之長甥生子老僕又抱之今年長甥之子三歲矣而老僕死鄰里所嘗見侮笑者皆嗟惜之老僕死以道光二十九年八月二十四日是日奔走如平日日昃稱腹小痛不及藥而瞑葬京師城南馬家堤余爲書碣曰青陽吳氏義僕雷沁源之墓

眞淨之至置震川集幾不能辨源自史公拜倒拜倒拯

此文與後書吳佳安人事一篇可見作家成體獨得之境又注

道適齋文集卷一

一四

贈楊生序

楊氏爲靈石巨族世挾貲居京師豪者飾車服選聲色爲事謹厚者持籌計盈絀而已獨楊生之父墨林以好結客耗其貲之半尤好與文人游一時知名士如道州何君子貞吾鄉張君石州輩或已有聲朝右或布衣著書一皆折節下之家有園亭花木幽邃暇日招致文士談讌商榷今古生兄弟侍立聽或終日不命退又讀毛氏汲古閣書而慕之曰求古書善本未行世者鳩工刻傳之以爲常其族之人或訾且笑謂其貧可立待未幾以鹺務告絀挈家歸自經紀之畱生京師從某君受學師約之嚴自時藝試律

道適齋文集卷一

五

外不得窺古籍生願時時私過余至則袖出長紙細書經史疑義數十相質爲檢本書始末剖示之則大喜獨以不得朝夕從余游怨悵見詞色今年秋八月生得父書趨歸來辭余且曰某之父畱某京師數年矣今無成而歸重爲里黨姍笑奈何余曉之曰以子之父所爲天道苟有知子兄弟必有能讀書者世俗謂素封之家有子弟喜讀書家必中落直妄論耳天之愛聰明文學也常甚於富厚其所用報善人者惟是爲最優二者之能兼與否則命也要之富不可必求而讀書者吾之所當有事世之始富終貧者豈盡讀書哉且子亦知向之訾且笑者其家之已事何如

哉自子之父歸也吾聞其務儉約自苦而好施子如平時
天或者將使有令子能讀書而並使之終復舊業也是在
子兄弟之能負荷矣乃次其語書以遺之竊附於古人贈
言之義生倘不迂置之也

集中文之最平夷者 收處意極周至而尙未極昭融
之致 拯注



適道齋文集卷一

書致經堂記後

古之學者一而已後世之學何多岐也昔孔子之門有德行有言語有政事文學有狂有狷一皆奉聖人爲依歸惟子夏子游論議時不合亦未嘗著書相非也後之學者何異是也曰時無聖人故學術莫能相一也聖人沒而遺言在於經苟求諸經則亦何爲其多岐也曰不求諸經而專己自是者之蔽也世之公患在士大夫不悅學而一二才俊之士又不惟經之是求乃沾沾曰吾漢學吾宋學也百工技藝之人術業各殊其志於巧一也學聖人者所從入各殊其志於聖一也吾未聞百工技藝者之相非也今也

適齋文集卷一

七

志聖人之志學聖人之學而乃憤焉操同室之戈自爲吾道樹之敵則經之不明學之不振非佛老楊墨所當任其咎矣年丈孔君繡山以聖人之裔而有志聖人之學其學無所不窺其與人冲然而善下顏其堂曰致經屬同志爲之記沂最無似不敢質言經之異同與漢宋諸儒說經之得失竊謂方今經學大明六經之籍家有之無所事致亦惟致漢唐宋以來諸儒說經之書而無立輕重於其間庶於君名是堂之意有合也夫

持平之論能包舉一切而仍歸簡淨

拯注

程友石墓誌銘

咸豐三年四月黔縣程生鴻詔試禮部報罷將南歸手所爲其父狀請爲之銘生爲人敦篤好學與余游最久非以虛美誣其親者其母張宜人又與余爲從中表兄弟知其家事爲詳雖不文不敢辭君諱式金字友石曾祖某祖某父某君少從父游京師入順天大興縣學生中嘉慶庚午副榜充教習中癸酉科舉人庚辰成進士以知縣官四川屢攝鹽亭遂甯縣事所至民戴之如父母補高縣知縣故大學士蔣公攸銘時爲四川總督以君治行第一奏調華陽又署宜賓宜賓瀕江多盜時出劫掠爲患君出貲募兵役明賞罰又使盜得自首化頑爲良民以太和總督陳公繼荐之又調成都君勇於任事自以讀書受國恩期事事無負其爲成都嘗兼攝華陽首邑事劇猶時微服行鄉野詢民疾苦治公牘漏下不少休同官某君貽書謂精神如貨財宜節嗇用之君善其言然爲之益勤又以總督戴公荐升敘永廳同知丙戌六月丁父憂歸以積瘁衰毀致疾次年二月卒於家年四十有六初君被荐入京師蒙

宣宗皇帝召見溫語久之道光庚寅特命君爲甘肅知府而君前卒己三年矣嗟乎士貴爲天下國家用願或蓄幹濟不遇於世卽遇矣或厄於時勢不得竟其用一試輒

斥者比比也如君者可謂用矣遇矣能獲乎上以治其民
矣天又不假以年使可見者僅此方君知成都時歲大旱
民洶洶欲爲變君請於上官行平糶法民賴以安提督桂
涵語人曰程君在蜀可當一萬兵也以君所爲非有奇怪
動人耳目者而桂君稱之如此夫變之生也必於至微粵
寇之始亦不過數十飢民聚眾抗官吏得一良有司可指
顧定而乃破城殺官吏以十數轉戰數千里歷時三四年
徵調半天下環寇之師二十餘萬糜餉數千萬而事未有
定使其始得如君者十餘輩落落布天下使天下享無事
之福而已不居其功豈非斯民之幸哉則君之不年固不
獨蜀之人與嘗知君者所共悲惜也已君先娶汪宜人柔
順知大義生鴻詔而卒繼娶張宜人四年而君卒宜人撫
孤三十年以婚以宦以知名於時鴻詔官雞澤教諭迎養
甫一載而宜人卒鴻詔言此尤悲也宜人仁孝有士行詳
鴻詔所爲家傳中孫二人某某銘曰

天佑循吏不於其身其克負荷在後之人程君在官民所
怙恃久治蜀民惟飲蜀水世尚廉吏其失則苛或隘民生
以滑天和君之臨民煦煦如母土寒而才推轂恐後是宜
食報毫臺金紫胡不憇遺滅性以毀君有令子辱從余游
不鄙余文俾以銘幽林宗墓碑不愧其實千秋萬歲永視

此筆

文氣濃至沉厚無一閒句剩字故是作者本色 中段

薰染於言老者深得其精悍而不自覺也 拯注

兩程志傳皆傑作也 又記

適齋文集卷一

三



此筆... 文氣... 兩程志傳... 適齋文集卷一... 三

送朱伯韓序

國家懲明之弊制士大夫居鄉者不得預公事諸生不得上書言時政得失故今之號爲鄉紳者莫能以威福暴鄉里而勢旣處於積輕一旦有事欲出其身爲桑梓捍災患官吏皆得掣其肘而莫能以有爲軍興以來勸捐勸賑所在皆是官吏不能得之於民則使鄉紳任之富商大賈甯賄胥役自免而不顧公家之急鄉紳任其事者寬假之則官吏怒其不我助操之蹙則其里之富人皆讎視之故士大夫居鄉者在今日尤難其膺 朝命司團練者提空名於官民之間則所處愈益難非其立朝大節有以深服乎

官吏之心而素行信於鄉里者莫敢出任事強任焉亦無不償敗者吾友朱君伯韓道光中官御史以直著稱與蘇君賡堂陳君頌南號三御史旣而各謝病去 今上初

元三御史皆名而君以居母憂未及赴未幾而粵事棘大吏素知君虛心任之君亦不以避嫌自便佐城守再閱月驅不習戰之民無餉之卒與必死之賊爭一旦之命桂林

卒完

天子嘉其功以道員用

賜花翎余初識君在

戊戌己亥間時海內無事兩人居並門日相從談文字甚樂也丁未歲君歸粵比乙卯君以謁選再入都余方居憂里門丁巳服闋至京復得相見蓋與君游處十年別亦十

年君詩文益工意氣不減曩時而鬚髮白矣問其在粵守
城事笑不答今年春君以資用竭將出都又當與余別余
與君相知以心不以迹近遠離別之感無足言者獨以君
官京師所樹立如此居鄉任事之難且效如此 天子
所以褒賞之如此而乃需次兩年不補一官而今且將去
京師而爲客也是孰使之然哉是孰使之然哉

匣似南豐 拯注

前半如春潮之驟至其氣歎薄神似昌黎入後嚴密周

適適齋文集卷一

三

年君詩文益工意氣不減曩時而鬚髮白矣問其在粵守
城事笑不答今年春君以資用竭將出都又當與余別余
與君相知以心不以迹近遠離別之感無足言者獨以君
官京師所樹立如此居鄉任事之難且效如此 天子
所以褒賞之如此而乃需次兩年不補一官而今且將去
京師而爲客也是孰使之然哉是孰使之然哉

董靜軒封翁五十壽序

嘗讀洪範之言五福疑壽富康甯制於天者也若攸好德則人力可勉而致者也而並稱爲福何也及詳釋其義以爲福降自天而凝承之者人苟非其人則其壽且富也將無以厭乎人人之心而其所謂康甯者亦適逢乎氣數之偶然而非天之栽培於不敵故攸好德一言在五福尤重今觀於吾友董君尊甫靜軒先生而竊信斯言之有當也先生爲吾晉洪洞著姓世以孝聞有一旌表孝子曰敬亭君者其大父也先生之子麟與志沂同官友善言先生行誼甚詳麟之言曰家君幼讀書有大志早餽於庠應試婁

通齋文集卷一

三

薦於有司矣以先大父老遂棄書治家事先大父安之及居憂念祿養己不逮遂不復仕志沂曰此古義也賢於歐陽詹遠矣又言先生治家尙樸素生平無聲色車馬衣服之玩而慷慨好施予族里子弟穎異者貧不能讀則延師教之戚黨告貸者無不周也族之貧乏者給以田橋梁道路賤飢平糶之義舉無不倡也志沂曰晏子有言嗇於己不嗇於人謂之儉嗇於人不嗇於己謂之吝嗇於人并嗇於己謂之愛儉者君子之德也吝與愛小人之行也若先生者其諸嗇於己不嗇於人者與麟又曰家君遇郡縣勸捐必首先倡應得恩例不自予並不以子子孫而悉推

之戚友志沂歎曰 國家遇水旱災歲有蠲緩 朝廷憂
民之心天下所共見也而軍興十餘年煩費無紀勢不得
不取之於民而其取又非若前代之練餉加賦束縛而驅
迫之也美之以奉上之名榮之以官與祿而慕向者少豈
奉行者之未盡善與抑從義好善者難其人與夫郡縣取
之富民而不應則將取之貧民貧民不聊生非細故也如
先生之所爲非獨好行其德也殆真通達治體而以 國
家天下之事爲心其可以風矣麟因進而言曰今年六月
某日爲家嚴五十壽子盍爲介壽之文將書之錦志沂以
爲如先生者信所謂攸好德者也鄉之人已尸而祝之矣
天之福其身與家者又將過於人之所祝今子官郎中子
之兩弟一以進士入翰林一以優行貢國學先生年方艾
將益以爲善爲樂而迓福於無窮又何俟於祝嘏之言雖
然導揚盛美以垂示來茲者子弟職也請書所聞於子者
以爲壽

不取之於民而其取又非若前代之練餉加賦束縛而驅
迫之也美之以奉上之名榮之以官與祿而慕向者少豈
奉行者之未盡善與抑從義好善者難其人與夫郡縣取
之富民而不應則將取之貧民貧民不聊生非細故也如
先生之所爲非獨好行其德也殆真通達治體而以 國
家天下之事爲心其可以風矣麟因進而言曰今年六月
某日爲家嚴五十壽子盍爲介壽之文將書之錦志沂以
爲如先生者信所謂攸好德者也鄉之人已尸而祝之矣
天之福其身與家者又將過於人之所祝今子官郎中子
之兩弟一以進士入翰林一以優行貢國學先生年方艾
將益以爲善爲樂而迓福於無窮又何俟於祝嘏之言雖
然導揚盛美以垂示來茲者子弟職也請書所聞於子者
以爲壽

孔夫人墓誌銘

咸豐七年六月吾友劉君蕉坡奔其嫡母孔夫人喪於山東以毀卒越五月其孤某乞其同里王君霞舉爲夫人行狀而俾沂爲銘蓋蕉坡志也按狀夫人姓孔氏系出先聖祖某始自曲阜徙居陽穀父某候補府經歷歸吾鄉

誥授通奉大夫加道銜工部營繕司員外郎竹圃劉公爲繼室通奉公以無子多筮御夫人之歸也蕉坡生母李太恭人已先歸夫人撫諸筮室皆有恩助通奉公持家有法處親串有禮李太恭人生二子長琮耀次琨耀卽蕉坡也蕉坡生七歲而通奉公卒夫人躬理家政待李太恭人若

適適齋文集卷一

五

兄弟而李亦嚴事之如姑門庭雍睦無間言劉氏家素裕寡母弱子環伺者意叵測夫人從容肆應推其機牙家室以完愛兩子如己出衣食調護晝夜無方而督之讀書不少姑息聞有名宿必重幣禮聘爲子師兩子自塾歸必攷其勤惰惰則罰令長跽不與食夫人亦不食與李太恭人相對泣不語兩子悲悔涕泣請責不應家人環請乃與樸兩子出入皆以保姆每塾師有所責譴必偵以告則大喜膳輒加腆以故師亦無不盡誠者而蕉坡遂以弱冠成進士入詞館歷官清要有聲人皆知爲夫人教也家舊有別業於山東歷城之濼口蕉坡旣官京師而夫人故東人不

習水土故弗就養蕉坡不欲違顏色欲不仕夫人不許迫
之出改刑部主事遷員外郎中授監察御史夫人居山東
部分家事內外井井性嚴明臧獲無敢欺而御下有恩人
樂盡力故蕉坡官京師十餘年而家益治而夫人之心力
亦殫矣疾旣篤猶日望蕉坡遷官祕不令知丁巳春疾革
思子甚願猶戒家人勿言比蕉坡知之而已不起矣聞夫
人寡儻饒智略軼事多可紀者以非大節所在故不著蕉
坡之奔喪也沂方奉先太恭人諱里居迨服闋至都未逾
月而蕉坡之訃至臨歿諄諄以夫人行狀銘屬王君及沂
沂廢學久名位又不足爲輕重而蕉坡惓惓如此嗚呼沂
亦受母教以至今日者也其忍不銘銘曰

適齋文集卷一

三

古亦有言父嚴母慈鑠哉夫人母而嚴師存亡一綫安忍
鞭笞投箸操筆中情愈悲卒底於成天實相之有子嶽嶽
柏臺之儀下報夫子庶無媿詞我文其幽女士鑒茲

祭張子佩文

疇昔之辰朝曦射牀子來麥門笑言琅琅余方作書子睨於旁別來三日聞子奄逝驚摧詫歎謂無此事子之文章不屑一世取材兩漢下逮韓蘇偃其麾幢容貌若愚寥寥短幅中有道腴鄉舉同升後先釋褐京華文讌旬月閒作談議羣譁君意落落自我識君歲十四葺心親迹疏晚乃相知借書錄副評文索疵我昨語君文已鮮儷名山可藏君笑曰未子猶我知文豈其至斯言雖戲見君篤誠士俗浮薄苟以取名衆觀未愜自視己盈如子虛懷吾見其進假以歲年不朽其信下壽未臻天胡此靳君官曹司實勞且賢九載得秩五年不遷謂有命數匪已司權退而從事寂寞之道衆所不爭宜可長保今也則亡孰問蒼昊我窮於世逾二十年君暱就之違人與天坎壈以終物理固然惟我深友十喪五六存者遙遙會合難卜今又奪君能堪此酷昔嘗命我序君之文慚負諾責俯仰一旬今雖有言君豈余聞嗚呼尙饗

書潘四農先生詩冊後

潤臣閣讀之師潘先生也年三十餘且爲京朝官矣先生亦恬然受之皆不可於今人求之者也近親串中有規其所親愛者使勿與名士游蓋指謂潤臣也夫名士之稱昔人謂惟諸葛忠武侯足以當之今乃用爲相替訾之詞甚矣其可怪也憶戊申己酉間與平定張石州交最密一日酒酣睨余曰吾閩人多矣少年中莫若子能以師禮相事乎余請存其實去其名石州頷之又屬物色戚友子弟之佳者余以青陽吳錫應石州則大喜館之家悉以所學相授余每過從值有所講畫得聞所未聞乃未及二年而石州遽歿死者不可生是吾終負此良友也因讀此冊喟古道不可行於今又自咎曩年從義之不勇爲遠愧於潤臣也書以志之至先生學問根柢與潤臣之高義則伯韓諸君言之詳矣戊午十二月

軒丁未入都謁見石州先生先生詢能畱京師否軒以家累告先生慨然時軒亦志欲從游而未逮也先生因致書王藁友先生俾軒從學藁友先生大喜曰生從吾三年當盡以所學相授軒復因循再誤比庚戌入都決計從先生受業途出靈石始聞楊君墨林言先生於去冬歸道山矣旅舍一慟深自咎恨因仿閩先生追師黃

南雷故事生平自署張王兩先生弟子不敢負初心也
後潤臣歿於武林楊君汀鷺時在大梁亦仿斯例爲位
哭之河干追稱弟子又魯川於梅先生死後終身稱弟
子許君海秋於潘先生亦然皆未受業者書此以見古
人風義庶猶存也 己巳人日王軒記

神理殊峻簡而能肆矣此境良未易到 拯注

適齋文集卷一

禿

人風義庶猶存也
南雷故事生平自署張王兩先生弟子不敢負初心也
後潤臣歿於武林楊君汀鷺時在大梁亦仿斯例爲位
哭之河干追稱弟子又魯川於梅先生死後終身稱弟
子許君海秋於潘先生亦然皆未受業者書此以見古
人風義庶猶存也

敦夙好齋續集敘

歐陽公謂詩必窮而後工世多疑之謂卷阿崧高諸詩不可謂不工而皆非窮者作也余獨信爲無可疑者蓋余之論窮達與世俗異田舍翁擁妻子完租稅一飽之外淡然無營畢生不知朝市爲何地軒冕珪組爲何物其或憑藉門地安坐而至卿相終其身無天下國家一事之介於其懷而赫赫以生默默以死凡此皆無與窮達之數者也若古之傳人則未有不窮者也堯舜文王周公皆聖人之得位行道者也而有洪水井廩羨里管蔡之厄自孔孟以後士之翹然自異於庸衆而名稱於後世者類皆苦心勞思終其身無一日之適者比比也卽以歐公言仕仁宗英宗朝官至叅政得韓范富爲僚友曾蘇爲及門宜俯仰無所不憚乃觀公詩文往往私憤竊歎有不能釋於中者其窮豈獨謫夷陵謁轉運使時哉余聞潤臣名久及聞其師事潘先生及撫舊家孤女事益心嚮往之願以潤臣家世鼎貴輒疑沮不卽往丁巳再入都於友人所見其詩刻遂不介而見居年餘交益深潤臣之詩深摯樸厚而出以和平凡一切叫囂之音纖仄之態悉埽而空之其於潘先生蓋所謂遺貌取神者也今年讀其未刻稿曰敦夙好齋續集者則進而益工就今所至其必傳於後無疑也潤臣官禁近

十餘年出爲監司世方企羨以爲不可及乃讀其詩而其
私憤竊歎不能釋於中者又甚於歐公焉蓋潤臣之遭非
人情所堪後人論其世者當自知之無俟余言也潤臣行
矣浮大江遙望金陵兵燹之餘多可憑弔者然則潤臣之
詩當愈工而窮亦未可量也夫

評潤臣詩最允洽文氣又旁薄益上

拯注

適適齋文集卷一

三

郭靜山墓誌銘

顯榮富厚舉世之所慕也士有高自標置不樂用世者無論已或慕之而無意於必得而一切聽之自然則其得失之數常相半焉若夫自視足以有爲而急欲自見於世材又足以先人其意非世所歆羨以爲不可企之境不屑以自處亦旣慕而得之矣而事變之生每出於智計之所不及至是而猶能奮其才力得之於旣失之餘而年命之修短又懸於天而莫能以自必此自古聖賢豪傑之士所爲扼腕於命之無可如何者也安邑郭君靜山諱椿壽幼以奇童稱稍長學爲文輒受知於里之耆宿及先後學使者

適齋文集卷一

三

入商學丁酉以拔萃貢成均癸卯舉山西鄉試第一乙巳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大學士某公時掌院事雅知君累派協辦院事本衙門撰文旋奏辦院事充庶常館提調咸豐四年閏三月 上命詞臣繕錄貞觀政要君充總校糾正數十事旣進 御拜蟒袍江袖荷包之 賜都人榮之君熟精宋五子書而其學尤貴實用河渠輿地韜鈴之書皆讀之旁及繪事自諸生以至顯達縑素造請無虛日聲譽日起五年以京察一等授廣東潮州遺缺知府旣至粵署雷州府知府平反冤獄甚眾六年補廉州府知府粵西餘匪攻興業擊卻之又擾靈山君知靈山甘令

久於任得士民心虛己任之會當代君以賊日逼不可遽
易令而新令持省檄求任事勢不能禁乃親馳至靈山調
兵勇擊賊走之時七年春二月也閏五月賊又至君方肩
試委其事於令復至靈山賊破走捕餘黨殆盡上官以君
再解靈山圍檄赴粵西復橫永君以勞師襲遠非計而檄
已下不可中止乃率兵勇千五百人往連兩賊艇聚益多
我師不能進退相待數月賊分其眾閒道襲靈山陷之君
得 旨革職畱營効力八年十月以克復功復原官而君
自此病矣君長身玉立吐音如洪鐘在稠人中精采四射
知君者皆以遠到期之君亦自負才氣謂天下事無不可

適齋文集卷一

三

爲者而竟止於此命也夫余與君相知久而交不深君同
年友姚沆溪員外篤實不佞語人也嘗語余曰親舊中讀
書艱苦未有如靜山者癸卯歲五月以力學故嘔血盈盈
吾與其筆硯所親見也以是推之君之得途於仕宦必自
有其不苟者焉而非若世俗捷徑速化者之爲也君生於
嘉慶十二年四月二十日卒於咸豐九年某月日子某某
銘曰

知府之官非古太守上隔堂廉下遠黔首法律束躬如在
枯槁奮舌見捫臠足被肘英英郭君剖竹未久兵書輿志
瞭然心口使竟其施賊豈至今一謀百撓巖壘陸沈漉漉

熱血明明寸心刀筆之吏是酌是斟口碑不泐廉江之滄
我詔其幽來者是欽

起處亦歎薄細按似猶未盡跌宕昭彰中敘述能屈折

如意 拯注

道適齋文集卷一

三

誠意

性并

誠意亦蕭蕭昧昧以醉未盡題寄湖濱中幾並我風折

其幽來者景越

感血明明寸心刀筆之吏景隨景樹口碑不泐廉江之滄

適適齋文集卷二

西隄山房集

代州 馮志沂 魯川

書吳佳安人事

安人吳佳參領明祿女歸吾友輯五主事英瑞爲繼室生
二女事翁姑接娣姒御僕妾皆有恩禮翁然以賢婦稱咸
豐十年八月英法二夷自大沽闌入天津通州遂薄都城
二十九日入據安定門城樓九月十二日和議成悉眾去
先是輯五之母夫人聞夷兵入城率次婦出居祖塋欲安
人從安人曰姑有娣侍左右翁及夫皆在是妾安往脫不
幸妾有以自處矣輯五以 國家方以恩信結遠人必無

適適齋文集卷三

一

意外虞朝夕慰解之安人無戚容治家事如平時九月九
日夷遣騎數十視其所謂天主堂者輯五家西單牌樓騎
過其門鄰里喧呼曰夷至矣時輯五及其尊人皆以公事
出安人則闔戶手刃二女皆死遂自刎嗚呼兩軍相持之
際開國門縱敵入而徐與之議和敵騎充斥衢巷而市易
如故不發一礮矢史冊所未有也賴 宗社之靈議

定而兵罷然婦人女子倉卒之頃豈料其若是哉若安人
者其於身與世之際爲能審其所當然而不苟於自處者
矣輯五狀其事上大吏請 旌於 朝

敘一人而時事俱見揀金截玉之筆無窮憤慨斂歸簡

淨神理彌高文境老成極矣佩極佩極

極注

適道齋文集卷二

二

昔神理彌高文境老成極矣佩極佩極

琴泉亭記

凡境之見爲可樂者皆有時而窮者也境爲吾所不能至而心想像之則心與境常相引於無窮朝鮮使臣申君少而通籍宮判中樞府事以朝正來京師與余相從爲文字飲相樂也日語余曰吾卜築王城之外有亭曰琴泉具林壑之美子盍爲我記之夫古之記園亭者眾矣琴泉之地余所不能至其花木水石皆目所未見也使余得游其地見其花木水石而取昔人文字所稱道者一一舉似之而其境固有所止矣今第聞琴泉之名而未履其地於數千里之外而想像之則凡昔人文字所已道與其所未道皆可舉而歸之琴泉而琴泉之勝猶若未止於是也雖然余與申君相見數矣使申君第聞余名而未一見則申君之於余未必不若余之於琴泉也是余爲琴泉計則工而自爲計則拙也申君笑曰有是哉遂書其言以爲琴泉亭記

適齋文集卷二

三

通幅靈氣一片往來精潔之至神理自超幾於虛室生白晴絲裊空境界頗似柏棧老人中年得意之文恨老人不及見此作也拜倒拜倒

弟拯謹註

無喧亭記

昔裴晉公爲唐建中興之業豐功偉烈忠言讜論受知人主及其畱守東都乃築綠野之堂與劉白以詩倡和議者謂其晚節浮沉避禍至以此少之夫晉公當蔡寇方張之日首決大計親見同僚斃於賊刃已亦傷墮溝中幸不死然其氣百折而不同卒排衆議親出視師入蔡禽元濟其雄略如是豈至垂暮之年而畏仇士良輩哉蓋以身一日不退則忌之者一日不已故甯託於富貴已極放意自適者之所爲示不復有意世事以塞忌者之意而爲國家畱有用之身此其用意至深而其中要必有不能忽然者也

適適齋文集卷二

四

朝鮮徐君漢山築別業於國城之外名其亭曰無喧將歸老焉而屬中朝人士爲之記余嘗與漢山飲酒半漢山熟視余顧與其友耳語不可辨余固問之不答而索余爲亭記益堅漢山長於余一歲官尙書顧汲汲求退如是如余者何所顧而不去是殆漢山言外意耶雖然余之去與畱何足爲輕重漢山以未艾之年處喉舌之任於其國而乃若有不能一日已於退者豈亦有所不得已耶然則漢山雖日抱此志其遂能忽然爲亭中人乎否耶

論晉公極深至筆力精悍收處一筆使全篇盡化爲煙

雲心手相得漸近自然文境至此可云至樂

逐注

授經臺記

道光中上元梅先生伯言以古文詞提倡後學一時京朝官如諸暨余小頗桂林朱伯韓新城陳懿叔馬平王定甫諸子時時載酒從先生遊余亦廁其末執後進禮雖未正師弟子之稱而是正文字不少假借世之名師弟子者或不逮也時平定張石州傳亭林潛邱之學與余善先生不喜漢學石州亦不喜八家文先生聞余交石州第默默不置可否石州聞余從先生治古文輒不樂或怒加誚讓然余往來於兩家者如故石州與朝鮮金秋史友善先生亦與朝鮮金臺山以詩文相知嘗見先生所輯詩話取臺山

適齋文集卷二

五

詩甚夥文集中有書臺山論日本論語訓傳後及書臺山論文後凡二篇極意推許之己酉歲石州殉先生引疾歸金陵辛亥粵西盜起一年陷金陵先生流離遷徙數載乙卯館河帥楊公署中遂卒楊公梓其詩文行世去年賊擾江浦其板又不可問今年晤朝鮮申君言兩金君亦前殉久矣嗚呼士不遇於時退而發憤講明先王之道思垂空文以自表見天不惟厄之於生前而且窮之於身後可悲也夫申君爲余言臺山嘗以所爲文介使車質先生先生曰是深於東坡之文者臺山聞驚歎曰吾少時甚喜讀東坡文中無所不涉然不意少所用力卒不可掩也申君又

言臺山有弟子曰金君經臺求先生文集甚殷屬余購之
曰不可得則子當爲金君作授經臺記余與金君雖未相
識然梅先生與臺山臭味同遭遇亦略同余與金君師友
存歿之感又有同者余能無記乎哉聞金君以詩古文明
東國今又名其臺曰授經則必能傳臺山之業或更恢而
大之而余於先生歿之再期始效潛邱追師南雷故事爲
位而北面焉而人事牽繞不能壹意於學今業不加進頭
斑白而齒動搖未知於先生之學終能承其萬一否也余
媿金君何其遠哉申君之行也余友洪洞王霞舉將以梅
先生文集賸之王固爲石州之學而能兼好先生之文者
也石州歿後壽陽相國粹其遺書工未竟相國引疾歸聞
貧甚幾不能自存他日秋史之徒有來求石州之文者恐
欲如梅先生集之猶有以應亦不可得也然則後死者之
悲其可勝言也耶咸豐十一年二月

往復進退悲慨蒼涼而眞氣滿紙使我低徊不能釋文

境純而能肆矣

拯注

慈仁寺展禊詩彙敘

慈仁寺亭林先生祠躬自何子貞太史張石州大令甲辰春釋奠之始石州卽邀余襄祀事祠是春秋及先生生日之祭皆與焉己酉子貞以典試出都石州卽以是歲殉願祠之祭主之者有相識不相識而余之至與否視之癸丑余以從軍之太原明年奉諱歸里丁巳再入都聞祠圮於兩韓齋主人與同人葺而新之辛酉秋余又將出都韓齋手一編示余曰慈仁寺展禊詩彙者蓋丙辰四月韓齋集同人祭願先生祠與者多一時名卿魁儒稱極盛焉是日各有詩紀事韓齋將彙而刻之且曰是會獨無子子其敘

適齋文集卷二

七

之夫願祠之祭久矣自韓齋爲之主而有是刻此會遂可以無窮事之顯晦豈不以人耶獨是卷中如伯韓潤臣翰臣青士穎叔叔起仲山頌臣杏農翔雲汀鷺少鶴諸君余皆識之今其人己不能皆存存者或散之四方其居京師者余又將舍之而去山陽魯通甫乙未同年也心儀之數年未得一見聞其老且病未知會合之日今敘是編其亦何以爲懷也咸豐十一年七月

清夷而遠

拯注

程玉才先生家傳

粵寇之起蹂躪半天下殘郡縣以十百數將兵之官守土之吏仗節死義者所在有之若夫閭巷之士一命未沾無必死之責又幸不爲賊物色勢亦可以無死而乃凜然於食毛踐土之義甘一瞑如衽席其家之婦女幼穉翕然從之無一人異心者吾得一人焉曰程玉才先生先生諱兆棟玉才其字其先歛人有日量入者徙揚州爲先生始遷祖以讀書世其家曾祖夢筆國學生考授州同知祖志輅議敘主簿父澤國學生先生幼入儀徵縣學有聲黉使南城曾公深器之先生顧泊然無所干請中年後屢躋場屋而文名日益起咸豐三年粵寇陷安慶揚州戒嚴時官兵鄉團守備粗具先生歎曰此兒戲耳欲以策干當事不果亡何賊至城陷先生闔戶俟官軍消息數日聞城外戰聲賊之城守者日衆先生召家人曰事不可爲矣死吾分也乃以手書召次婦李於母家以孫德培屬李氏時第四子守謙已爲賊所掠亟揮守謙之弟慶杰使出走己乃齋沐具橐魚樽酒祀先人具食與家人訣期是夕死家有鸞媪獨是日聞先生言慰解之先生笑給使去與家人並縊死從死者子慶燕婦張氏鄭氏女一孫一女孫二凡八人次婦李未得卽歸聞變不食死守謙在賊中方謀間道走大

軍以先生故未及行是日忽心痛得乘間脫歸先生體脩
偉纒解懼不可勝搶攘間慶忝號而入喪乃舉嗚呼士
大夫受國命與城存亡進不死賊則退死法然其死也論
者猶將與之其視先生己少媿矣若乃衣冠之族不幸陷
賊不能自引決甚或甘心爲之用者自先生視之世豈有
此人哉守謙又言歸之日赫然八纒繫梁上風慘慘吹衣
守謙抱足號尸忽轉面外向其可悲也已其可傳也已事
聞贈卹如例祀忠義祠

馮志沂曰先生居家以孝友稱事世父如父侍疾二十年
如一日女弟寡並其姑與其子女贍養之又急人之急干
金無吝色人以爲特其庸行耳烏知其視闔門死難如甕
殮寢息之必適於節也固未嘗自以爲奇行也

論中補敘所未及法最合收二語緊密

每於起處歎溢得力韓蘇中著議論多精悍廉潔取之
曾王與柏規文酷似簡淨乃是作家本色

拯注

林封翁壽序

代

國家以經義取士二百年來名公卿魁才碩德之士皆出其中可謂盛哉顧或者謂時文不足以得士欲變科目法行古選舉夫法無久而不弊時文之盛也名家老宿或得人一文輒決其終身品詣福澤無爽其弊也則歧人與文而二之又其弊也則並所爲文者而失之誠使得文行合一之士而取之是以科目之名而行選舉之實也奚其弊新會林生青萍予己未典順天試所得士也闈中見其文已灑然異之撤棘來謁乃得生之爲人恂恂篤實士也久之益悉其家世乃知生之文所以能然者由其內行之醇備而其行之所以克修者蓋皆出於其尊人丹年先生之教也先生之處家也以孝友著稱當封翁捐館甫弱冠慮無以奉母則棄儒而賈家以日起奉甘旨潔盤匱怡怡色養數十年如一日撫孤姪如己出里黨無間言其處鄉黨貧必施饑必賑寒士待以舉火者百十家有客某假其貲出行賈折閱千金還其券不復問其尚義若此至於排難解紛使鄉里陰受其福而已不居其名其事尤不可勝數蓋其天性然也青萍嘗爲余言歲甲午族人與鄉鄰約械鬪先生度不可止乃陽謂族曰鬪勝負不可知盍聽彼先至鬪所我徐出應之彼竭我盈必勝之術也眾皆諾則密

使人告敵曰彼族已不敢出盍舍之敵亦信之比族眾出而敵去久矣鬪遂止釁亦遂解族與眾徐乃知先生之爲也則相與尸祝之余謂以此一事觀先生非獨仁也知亦異焉夫天下不患有事患任事者之才不勝事夫至於才不勝事則杯酒可弭也而至於獄訟鞭撻可威也而至於甲兵一方之兵足辦也而蔓延及海內患可勝言哉然則如先生者豈獨其鄉人尸祝之蓋亦天下之人所共歎仰而惜其未盡其施者也今年九月先生之壽七十有五青萍將爲介壽之詞而以屬余余故舉青萍之人之文之源於家訓與先生之德與才之大者而書之使歸質焉以爲

適適齋文集卷二

壽

前當其未盡其施者也今年九月先生之壽七十有五青萍將爲介壽之詞而以屬余余故舉青萍之人之文之源於家訓與先生之德與才之大者而書之使歸質焉以爲

張母吳太恭人壽序

自古士君子砥行立名或不盡食爲善之報而哲母多能教子以成名豈天有厚薄於其間哉婦人處閨闈之中所議不過酒食之事無聲名利祿以爲之勸其孳孳於善蓋近於無所爲而爲之者夫無所爲而爲善者其食報必豐此理之固然者也吾友張君與齡以河閒名諸生舉乙卯鄉試官工部員外郎家吾園宗伯視學順天所得士也一日語余曰與齡生十歲而孤吾母撫且教之以至今日與齡每思以吾母四十餘年苦節上之禮部冀得旌典以答劬勞而吾父見背時母年已逾三十於例稍未合戚黨

適適齋文集卷二

三

咸勸減歲以請吾母毅然拒之事遂中止與齡恆惴惴焉懼潛德之弗彰今年爲吾母八十壽親族將製錦以祝子於吾母通家子姓也介壽之文莫如子宜余因是歎太恭人事親之孝教子之嚴持家之勤儉馭下接衆之寬以惠猶恆情所能而獨其識有士大夫所不能及者夫國家設旌表之例以勸節孝而美風俗甚盛典也守節於三十年以內與甫過三十者相距不過一二年其情事非甚懸殊也卽不限以年亦未失善善從長之義願以我朝重熙累洽二百餘年風教所被人知節義建坊立祠之費皆出有司苟一切旌之而勢將有所不能給其立之限制

蓋有不得已焉者然則過三十而守節者原立法之意固非謂其必不可旌而充人子顯揚無己之心卽少減一二歲以合於格而親勿與知焉宜亦可也而太恭人力持以爲不可其意以爲吾年苟合於例而故辭之則近於矯激以沽名而人子之心將有大不安者今以例文有是陽託於年之不合者以自安而陰以遂其爲善無近名之素志向之以減歲請者雖出於愛敬之誠而要未達於太恭人之微意也太恭人年已八豔精神強固如五六十歲人諸子皆繫朝籍五孫悉聰慧能讀書且抱曾孫矣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天之所以福之者方未有艾然則 旌典之不及正所以安太恭人之心而迓後此無窮之福張君其勿以此嗾然於心而誦吾言以爲壽太恭人其亦可輒然而進一觴也

蘊聲詩略序


古今以詩傳者莫不各肖其所歷之境境人人殊故詩亦人人殊境隨時而易故詩之傳閱千古而不窮雖然有學焉有才焉才與學不能副其境卽不能爲詩卽能焉亦如嬰孺之笑啼非不自道其疾痛疴癢而不能以喻諸人惟才學與境副則雖千載而上千載而下讀其詩如立於前而與之語然而有工拙者何也學有淺深才有大小爲之也愚夫愚婦之話家事商賈之書計簿非不明以晰也而無所爲才與學故人不必要盡能詩詩不必皆可傳其工且傳者又各視其學與才爲高下才學僅能副乎境則亦止

適適齋文集卷二

西

如粗識文字者之作家書而已凡夫悲愉欣戚之遇一覽其詩輒了然無餘味是才與學皆囿於境之內雖能傳傳亦不遠方伯運生先生早陟清貴屢奉使乘輅車行萬里中更宦途升沈得失有人情所難堪者最後攝皖撫提偏師守危城以抗百萬狼奔豨突之賊左右多賊間謀卒能摧其機牙固守三閱月以待援軍事定乃謝病去今讀所刻詩略起庚寅迄壬戌皆和平廣大之音其爲翰林奉使時無異爲諸生時也其爲監司郡守無異爲翰林時也其爲中丞贊軍務處圍城中無異平常時也藉非才與學有餘於境之外曷克至此余學詩三十餘年無所成就讀

先生詩自念平生閱歷之境蓋識量福澤皆相去萬遠不
獨才學無能爲役而已因書所見爲之敘



適齋文集卷二

余小頗先生詩序

余童幼喜讀詩竊意古人詩非可學而至也則取近人詩
倣之見者謂多似袁簡齋張船山也戊戌春因天津王益
之得識余君小頗以所作請正君奮筆塗抹謂無一篇有
當於古人且諭之曰子詩近人習氣太重間露本色乃絕
佳盍求之古人乎退取漢魏六朝唐宋詩熟讀之遂焚棄
舊作蓋余之學詩自君始後因君識宣城梅先生伯言及
桂林朱伯韓馬平王少鶴南豐吳子序諸人文酒過從無
虛日然交之密無如吾兩人者嘗與益之飲君家夜半月
佳甚三人推案起聯袂步黑窰敞登俗所謂窰臺者據地

適齋文集卷二

六

箕坐仰視明月大笑叫呼以爲人世無此樂也旣又起立
環視謂長安十萬家何遽夢夢如是則又仰天大唏泣下
沾襟因下臺覓路至陶然亭門闔矣復步而下阻城垣不
得前迷失故道披叢葦行陷淖中乃相顧大笑道蔬圃旁
守者疑爲盜鳴銃集眾環問欲見拘執告以姓名居址乃
己蓋昌黎所謂當時行事多可笑者君長於余十年是時
余年二十四五耳甲辰春君出守雅州時事日棘音問遂
絕今年春過夷門運生方伯手一編見示顏曰余小頗遺
詩愕問之則言君歿已久遺孤甫三齡依其族二橋先生
以居其卒之年月方伯亦不能詳也君詩沈鬱靜細善發

難顯之情寫難狀之景其慄悍如古奇材劍客之士持寸
鐵入百萬軍中人馬辟易其操縱變化如淮陰用兵多多
益辦其整粟如李臨淮視師壁壘一新余自別君後未嘗
廢詩詩境亦屢變所遇之境足以發其抑塞磊落之氣者
殆過於君而視君詩之戛戛獨造前無古人殆無一篇足
以肩隨其後故知天資所限不可強也詩僅五十首皆在
都時作披讀再四追念昔游如旬日前事耳而余之年已
遠過君初識余之歲矣嗚呼余別君二十年以遺孤之年
計之君歿當不過二三年耳此十餘年中國是民瘼及宦
途通塞之感足以起君者何限則君詩之不自收拾散落
遺佚者不知幾千百倍於此猶幸而有此而與君之凶聞
俱至意君之靈有默以詔余者悲喜之餘輒假歸手錄副
本而以原本歸之方伯並誌其緣起如此同治癸亥二月

吳桐雲詩序

自宋訖今言詩者莫不推杜子美爲大宗顧或疑其許身
禹稷爲不免夸誕又或議其每飯不忘君爲出位者非特
不達子美之志亦未知詩之本也吳君桐雲官禁近以薦
出佐戎幕前中丞李公希菴及今中丞唐公皆倚之爲左
右手君亦樂爲知己用羽書旁午自辰至漏三四下披閱
不少休數百里內外列營之所及餉運所經瞭然如指諸
掌料敵每奇中方苗逆初陷壽州勢張甚時議務羈縻之
以幸旦夕之安獨楚軍正名爲賊訟言誅之中外以是歸
功李公不知其議實自桐雲發之也今年佐唐中丞於臨
淮中丞赴蒙城籌善後事而以臨淮軍事委君是時苗逆
再就撫已年餘君策其必復叛陰備之中丞過懷遠苗率
其眾迎謁甚恭比中丞至蒙城未匝月而變作懷遠頽上
並陷時大軍皆從中丞行臨淮兵不滿千人情洵洵譎言
日至君不動聲色部勒諸將扼要害多爲疑兵飛檄請中
丞間道還臨淮賊遂北圍蒙城南再陷壽州而臨淮卒以
無恐是役也以孤軍當賊蓄謀猝發之眾十數萬從容整
暇以待大軍君之力也余與君別二年得復相見出別後
詩見示並讀自作小跋謂時方艱難軍事日棘恐不暇以
餘力復爲詩余謂君詩根柢性情而緯以時事蓋深有得

於詩之本者今雖不復以餘力爲詩然其志固子美之志也況得所憑藉益出其偉謀碩畫一旦肅清淮甸還之朝廷作爲凱歌被金石而薦郊廟其詩格必有進而益上者余當爲君拭目俟之同治癸亥六月

適齋文集卷二

九

吳桐雲文序

余旣爲桐雲詩序桐雲復使序所爲文憶在都時王少鶴樞部以一編見示且附書曰近日爲古文詞者得一異才不可不令吾子見之急展視則桐雲之文少鶴所評隲屢歎爲天才而自以爲弗能及者余讀之愧汗不能自己蓋余與少鶴同受文法於梅先生少鶴功專而力銳余牽吏事又雜好說文聲韻之學以是少鶴所業遂遠過余少鶴評桐雲文當矣其自謂弗如疑若稍過實者顧少鶴之文淬厲精潔而出以平夷紆徐時使人得其妙於語言文字之外桐雲則稱心而言踔厲迅發如潮水驟至排山嶽浴

虛空而不見沙礫又如千金駿馬騫坡注澗馳騁於羊腸蟻垤之途而折旋不失規矩蓋姚惜抱先生所謂有得於陽剛之美者梅先生亦嘗歎爲天資所不近求之並世又未得其人而桐雲之文適近之則少鶴所推挹實出於慕悅之誠非溢美也略以古人相舉似少鶴似歐陽子而桐雲近韓子有識者當能辨之余交少鶴二十年自知文不逮少鶴未敢爲之序也況能序桐雲哉今年至臨淮得盡讀別後文則於人心風俗之積敝兵勢之強弱餉糈之盈絀賊情之虛實皆如燭照數計而一一發之於文蓋文境又一變焉幕府龔君智軒知文而深自諱匿聞余言而私

於桐雲曰吾若能爲文當有以序子夫文章經濟道學之
判而不復合也久矣士大夫當承平時周旋臺閣以文雅
相尙遇小事變輒縮手擣舌莫能畫一策贊一詞又或薄
涉先儒理學之書卽高自標置視天下事爲不足爲有以
民生利病之說進者率目爲近功利而不可與入堯舜之
道宜乎盜賊蠱起兵事委之椎魯之夫餉事委之貪猾之
吏文人學士皆爲高閣無用之物而天下事幾至於不可
爲桐雲內行粹美熟精宋五子以來諸家之書又屢贊戒
幕習兵事而皆能達之以文是桐雲之文自有其可貴者
而派別所自與功力之淺深皆略而不道可也桐雲旣遜
謝之又以其言諭余余曰是足以序君之文矣因錄而歸
之嗟乎惜抱遠矣計桐雲入都之年實與梅先生相接而
惜乎先生之終不及見也悲夫同治癸亥六月

王謙齋詩序

漢人有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余謂非獨治經然也今世之士方童穉時已視富貴利達如飢渴之於飲食而其所挾以求當於世則惟聲調對偶之詩與排比帖括之文而國之休戚民之死生漠不以措意一旦獲所冀出與春秋試之文衡則將以是進退天下士卽退居一鄉亦必執此意以別擇其交遊而繩削其子若弟設有以李杜之詩韓歐之交進者彼徒見其與所習者之不類而於憂時感事之作則愈病其有妨於進取反詆以爲狂怪不祥固其宜也合肥王君謙齋好學而能詩尤畱意當世事願屢試不得志於有司數佐軍幙有所計畫輒擯不見用其鄉之人皆目爲風漢謙齋顧益自喜稠人廣坐中遇事可否及官吏賢不肖言侃侃無所回撓聞者或掩耳走謙齋愈益疾言之嗟乎以謙齋之才少斂其芒角而從事於世俗之爲何遽居衆人後然猶幸而不遇不爲世忌嫉第迂笑之而已王生與蓋次公書云方今用世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設謙齋得志於世世所以待之者豈僅空言相詆笑已哉然則謙齋惟益治其詩而勿復與世上下其議論卽詩果至乎古人且不爲世所輕重不惟免於嫉且忌並向之詆笑者亦久而相忘焉吾將

與謙齋相視而笑而各享其千金之儉帚焉其可也

適道齋文集卷一

三



此篇廢而笑而各享其千金之儉帚焉其可也

劫餘小錄序

吾友徐君毅甫有長殤子曰元叔生十九年而卒卒且十年毅甫哀之不能忘哀輯其所爲詩文若干篇爲劫餘小錄復撰次其平生行事爲行略語絕痛讀之輒不能終篇嗟乎人莫不受生於天生而聰明魁桀與椎魯舛陋也若有物焉司之生而富貴壽考與窮賤夭折也又若有物焉司之世遂以士之才而不壽者爲造物所忌是大不然人於瑰異可喜之物旣殫才力以致之又幸其摧毀漸滅以爲快雖至愚無是情也苟有所謂造物者雖與人異情當不謬悠顛倒若是然則其生也其卒也皆偶然焉己耳毅

甫言元叔歿後數夜歸視其親每至有聲颯然塊零星空中墮比曉案上筆硯輒易故處吾竊異之吾幼不逮事吾父獨與吾母相依者四十有一年天下之愛我者莫吾母若也然自吾母歿十餘年雖數數見夢寐皆生存時情事未有形聲相接如元叔之於毅甫者豈亦所謂偶然者耶抑毅甫哀念之切精神專壹以致是耶元叔詩多清峭激楚不類少年人所爲自世人論之必曰是於法宜不壽然吾以爲究亦偶然焉耳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莊周曰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皆與吾偶然之說有足相發者毅甫之悲其亦可以少己矣夫同治三年春三月

書錢子方墓表後

乙丑夏友人程伯蓐以樞卿錢君子密書至兼寄邵君位西所爲其兄子方墓表屬余書之邵君之文足以傳子方而邵君又自有其可傳者余得附名其末可以無言獨與邵君離合之迹有足感者又所目擊邵君之軼事恐世或不具知也君爲軍機章京時大僚某公以罪被逮

文

宗皇帝命軍機大臣與刑部雜治之君與諸章京及諸司同任其事時有陰爲某公地者多舉細故詰問某公方抗辯不可屈君至則探懷出問目以眎之某公瞠不能置答同列矐眙不知所爲遂罷讞由是衆皆側目君未幾粵事

適道齋文集卷二

三

起方議遣重臣視師君又爲十不可之議白長官請上之格不行旣而師果無功君自是亦不容於中樞求出河工効力而余與君遂自此訣矣君至河工旋被劾罷去賊陷杭州君方家居可隨衆出走而君罵賊死甚烈憶在京時與君飲黃翰林子壽家酒酣論庚子辛丑間事君與余論不合氣益厲吐音如鐘同坐駭之而吾兩人之驩如故黃君嘗與伯蓐書云位西真鐵人而馮君乃足儷之今君之大節彪炳宇宙遺文存者人爭什襲以爲瓌寶而余碌碌無所成就並區區之文字亦自覺無能爲役思黃君之言可媿也旣書墓表竟因識其後同治四年七月

竹樓藏書圖記

吾友劉君子重大興舊族也自其上世好蓄書至尊甫寬夫先生及君好尤甚見可喜者值匱乏雖稱貸典質必購之人有得異書爲世不經見者君架上必已有之偶出與較紙本精美必踞其上喜借人觀皮書連棟躡几榻取畀無倦色人亦多君不吝故借者無不歸且速也又多巧思時出已意教肆工潢治之無金玉錦繡之侈而精雅可愛玩朋好遊書肆見異本力不能致者多樂以告君謂書入他人家不若在君家爲得所以故君藏書日益富咸豐初寬夫先生守辰州君以書從時兩湖戒嚴不患無兵患無餉辰州故劇郡俸入稍優先生出己貲募兵勇不以關大吏及司農故楚南蹂躪幾徧郡獨不被兵又以其餘購大姓蔣氏書若干卷未幾以積勞暑濕得末疾遂投効歸貧無以治喪乃以所攜及新購書合七千餘卷置激浦舒明經竹坳春雨樓中旣歸京師數年念之不能置君乃屬善畫者莊君作是圖以娛先生而屬余記之夫典劇郡數年歸袞惟書而已者世不多覩也乃又以貧故至不能攜歸則先生之爲德於楚與楚人之所以思先生者固不在書之存亡也是圖也謂爲先生治郡譜畱示後人可也

敦艮吉齋詩敘

得佳山水有屋數間塲以庇風雨有田若干畝時修其陂
堰溝洫備旱潦畜雞豚以供歲時膜臘祭祀有書數十籠
足備蒐討又博識能文章時纂輯鄉邦文獻勒成一書以
質古人而惠來學暇則出其緒餘自道所得以求有見於
後世其樂豈萬鍾千駟可易哉之數者吾友徐君毅甫蓋
皆嘗有之兵後蕩失俱盡督師相國湘鄉曾公嘗資之略
可不東餒然毅甫嘗言他無足惜獨平生師友文字之未
傳刻者既無他本又不能記憶爲可恨耳君自遭亂後詩
古文益奇宕纂述之志老而彌篤今年冬道壽州將自陳

適齋文集卷一

天

於所司援例求按職余竊訝君曰方君壯年不應試不求
官其客皖湘鄉公固知君而君不求薦今老矣何乃汲汲
於是君顧笑曰士莫恥於干人凡君所謂佳山水與夫田
園圖史之奉吾曩者嘗鬻文以獲之今天下日多故吾鬻
文之技窮而力耕又數歉且吾嘗有必欲遂之志今老矣
鄉邦文獻與吾生平師友懿行嘉言其幸存而就湮者藐
焉安待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按官吾分也
其賤與抱關擊柝者等而其終歲之入恆倍於下農夫循
吾分以爲之計此以往竭二十年之心力斲之於古雖老
而或有得焉然則君曩者所見吾詩古文吾志豈爾耶居

頃之君故人今方伯英公自潁州來謀刻君詩而屬余爲
之序余謫陋久荒於吏事不足以序君之詩而君自其少
年以詩古文名海內士大夫知君者都能道之余故揭君
之言於簡端以著其志而悲其遭云

適齋文集卷二

无

詩以爲文各取內士大夫吟咏皆雅澹道之余所賦詩

以余爾爾人欲久吏事不取以君採之精而採自其少
年之詩將人今大帥英公自潁州來將刻君詩而屬余爲

山水奇藻跋

桑經酈注言地學者宗之今笠尉獨取其詞藻非舍大取細也大抵古人著述凡卓然不朽於世者任後人性之所近皆足以饜其所求而其人之性情嗜好亦因以見焉非若後人著一書止供一書之用而已笠尉久於小官胸中所蓄百不得一試幸所至有佳山水與素抱相發而一於是編寄之然則笠尉之讀書亦非執前人成說讀一書止獲一書之用者也同治丁卯初春

適齋文集卷一

三

對一書之用音

景賦寄之然則笠尉之讀書亦非博通人知特讀一書

而蓄百不替一始幸遇至音山水與素抱相發而一

若後人著一書止供一書之用而已笠尉久於小官胸中

所蓄百不得一試幸所至有佳山水與素抱相發而一於

是編寄之然則笠尉之讀書亦非執前人成說讀一書止

獲一書之用者也同治丁卯初春

山水奇藻跋

答倪豹臣書

手教期許殷殷敢不勉為好官以副厚意惟珂里凋劫極矣元氣索然監司權輕撓之者眾安坐行署固難措手縱使終年巡歷所見亦屬皮毛雖宓子有言任人者逸然既乏知人之明則任人之不可有甚於不事事者故服官以來未敢信一紳衿之言謗口交騰未必不由於此伏惟吾兄相愛有素矧在維桑自今皖南民事有當興革者吏宜舉劾者豪猾宜誅鋤者願盡情相告無隱儻以弟為不足與有為或引嫌自遠則不復敢自通於左右矣某再拜

適適齋文集卷二

三

與存誠復... 與修清... 只味... 水木... 之... 明... 矣... 手... 矣... 矣...

張大恭人行略附

先妣姓張氏處士諱大昌女其先山西交城人流寓直隸靜海縣先王父官靜海主簿時與處士君友善遂爲婚姻嘉慶十七年壬申年二十一歸我先考贈公於靜海官署越二歲而沂生先後舉兩女子皆殤沂生三歲而先贈公偕先伯父游京師伯母蚤卒遺子女各一大恭人撫之至成立迨先贈公歿京師沂方十齡先王父年七十矣太恭人問安視膳數十年如一日先王父安之若不知喪子之戚也課沂讀書嚴每自塾歸問所業進則喜聞受朴必益朴之先王父嘗詔沂曰吾不能教汝取科第爲汝母取

適適齋文集卷二

三

封誥是吾負我賢婦也先王父歿後里居未嘗蓄婢媼沂舉進士官京師太恭人布素蔬食如曩時今上初元以覃恩封太恭人太恭人簡默寡言笑未嘗以聲色加人雖居貧約遇急難無不周親申家有孤女不容於其慈母夫家又貧太恭人養爲己女閱歲乃嫁之大姊適吳氏而寡卽所撫伯父女也居京師貧甚太恭人爲嫁女娶婦舉其姑之喪咸豐三年沂以薦赴山西軍營經歲歸山西官紳皆得保薦遷秩獨沂不與太恭人喜曰吾不意復見汝然汝家先世爲官者卒不解媚上官吾懼汝以他道得優擢羞先人今若此吾死瞑目矣沂退而私訝其言不祥太

恭人舊有嗽上氣疾每作得藥三五劑輒愈咸豐四年十二月十日疾復作然不若往歲之劇服藥亦微效至十二日起居盥櫛如平時午後忽若睡去呼不應進藥及水皆搖首卻之二更後息漸微將曙遂卒終無一言哀哉沂之在山西也親串來慰問太恭人曰兒能爲 國宣力甚善吾不念彼也一日謂婦曰吾每至日暮時輒惘惘如有所失何也嗚呼沂從軍一年無尺寸建立徒使吾母至此自今以往有生之年皆不可爲人之日也哀哉咸豐八年三月孤志沂謹述

麟初入都卽耳魯川名議者斷斷多以狂怪目之嗣於劉
蕉坡姻丈座上始一接其言論風采心嚮往之顧自慙謹
陋疑沮未敢與親也咸豐丁巳秋余改官比部明年魯川
服闋來都獲同曹司昕夕與共案牘相得甚懽久益親暱
乃不見其怪且亦未見其狂也遂訂爲忘年交簿領之暇
過從談讌幾無虛日辛酉春魯川出守廬州旋觀察皖南
攝臬篆其間屢佐戎幕東西奔馳控惚不遑而與余筆札
往來無少間同治丁卯春忽以其先德封誥事屬余遣使
頻至書辭異疇昔余竊訝其不祥未幾而魯川之訃至矣
嗟乎以魯川之資與學儻天假之年其建樹正未可量豈

西隄山房集跋

一

僅以文辭見哉而遂止於斯微獨非魯川之志抑豈吾曹
所望於魯川者哉雖然其文辭之可見者早已膾炙人口
相爭什襲而魯川與以不朽矣名山之業何遽不達名世
且以視秉持節鉞煊赫一時而寔焉無傳者又何如乎第
不知後之讀其文者亦以狂怪目之否耶今年冬余爲校
刻適適齋文集旣竣乃並皖中所刻微尙齋詩續集亦重
刻之與辛酉秋研秋弟所刻初集都爲八卷緣其齋額之
舊曰西隄山房集以總之剗剗告成因書數語於後時同
治八年冬十一月也洪洞董麟并識

增

過魯川故居用集中哭石洲韻

不復過西州經年忘童僕醉來驚腹痛夢醒停車哭所貴
天小人報施能免酷君才十倍我餘事優判獄五十遽彫
喪斯文將安屬憶昔相過從十朝恆五六門閭猶如昨話
別惜太促君壯我少年離羣交益篤皖江路三千郵使日
相續寅卯冬春交伴來訝頻速書語近不祥憂疑歎仰屋
果未逾半載訛言竟荼毒夢中似告我君物前數日余忽
夢君立榻前顏色
異常似有所語急起詢之遂
寤月餘訃至計日正相符也機已先期觸玉樹早風摧與
我共榮獨不識彼蒼心何爲空化育刑官苦無後此咎儻
可贖遠遺雙瓊瑤多岐空怨牧君託皖中寮屬入都者攜
書並瑪瑙鼻煙壺二具抵
余云以一遺余其一屬爲付工修猶餘手書新哽咽忍再
治書至而物杳然書蓋絕筆也

西附山房集跋

讀惻惻失良友悠悠過誰勗百年亦轉瞬敢怪遊秉燭

洪洞董麟雲舫甫初稟

